

乡愁守护人(散文)

□ 常华敏



布面油画《乡村振兴新气象》 张荣 绘

岳父弯下腰,左手捏住黑麦草,右手握镰刀,贴着地面伸向草根上方,咔嚓一响,草茎应声而断。

夕阳就要落山,余晖斜斜地照过来,似乎有些软绵无力,却又仿佛对大地上的村庄和庄稼都充满眷恋与不舍,连岳父背曲腰躬正劳作的身影,都很用心地装点成一个逗号的样子。不一会儿,岳父身后已割倒一堆堆喂养黄牛和骡子的青草,也割倒了一片阳光,暖洋洋地躺在田畴上。岳父估量草已割够,就铺好绳索,反复抱来黑麦草放在绳索上,然后在草垛前坐下,将绳索套在双肩,双手同时拉紧绳索的末端,接着缩起脚,身子往前一挣,有点吃力地把一大捆草背了起来。

此时,夜幕已经降下,岳父背着草,背着满穹星光,一路踩着家里黄牛们歇斯底里的饥饿的叫声,缓缓往夜色深处走去。

岳母在家里也没闲着。

岳父割草的时候,她接了半桶太阳能热水提到院场上,再倒入苞谷面,用铁瓢均匀地搅拌,让每一颗面粒都被水浸润。搅面时,难免有面溅落到地上,几只不顾死活的鸡簇拥过来抢食,岳母仰起手做了个打的假动作,大鸡们都是吃过亏的机灵鬼,瞬间便闪开,小鸡则不谙世故,赖着不走,直至她抄起棍子,才屁滚尿流地慌忙逃窜。搅拌好后面,岳母右手提起沉重的桶,身子侧向左边,一步一挪地走向猪圈。

二老膝下有三个儿女,我

妻大女儿,二儿小舅子,三女小妹妹,均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独留二老坚守故乡的家园。

曾有一段时间,我们合计把二老接到城里一起生活。回家同二老商量,岳父有些心动了:“那就去嘛,到城里找个帮小区守大门之类的差事,反正不要闲着就行。”岳母却坚决反对:“去什么去,城里待不惯。住上几天浑身都不得劲,可一回家忙活一阵子就好了。再说,孩子们上班很累,不要去增添麻烦。”岳父只得依了岳母,乖乖地同她一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护着老家的日月星辰和鸡鸣犬吠,还有子女们心中那份注定会渐浓的乡愁。

二老同岁,都年奔七旬的人了,可雄心一点也不逊年轻人。

春耕时节,天刚泛出鱼肚白,二老就扛着锄头,穿过时不时刮来的清凉风,直奔自家的田里,抡起锄头向土块敲去,以最优美的身姿,迎接到村里的第一缕阳光。前一天,岳父出钱请了旋耕机师傅,把留有麦茬豆茬的田翻犁了一遍,残留的土块得保有水分时就赶快敲碎,失水后敲着就费劲了。

中秋过后,核桃果逐渐开裂,二老又摁下忙碌的按键。岳父小心翼翼地爬上路,倚在树丫上,双手握竹竿瞄准果子,用力去抖,随着噼啪啪声,核桃果一跃而下,在地上砸出一个个丰收的音符。岳父抖完这一棵核桃,转战另一棵时,岳母手持镰刀,扒开杂草,一一将岳父抖下的核桃拾起,

扔到篮子里。岳母寻得很仔细,她不想因自己的疏忽,有核桃孤零零地躺在野外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季。

收完核桃,收苞谷的农事又排着队似的找上门来。二老怕得罪了节令,顾不上身体吃不消,几天里,疲惫的身影频繁地移动于家和田地间。最终,二老把长在自家田地里的秋韵,丝毫不留地搬到了大门内的庭院里。

秋收结束,瓜果满院,粮食归仓,二老却瘦了一圈。

家旁有两棵老树,是岳父亲手栽下的命根子。一棵是房前的香椿树,妻子小的时候,春来了,就赖以调味生活,现已长到小盆粗,岳父愣是把它修理成老得大不得的样子。另一棵是麻桑树,在房右侧,岳母有一次说遮了田里的庄稼,砍了算了,岳父抵死不干,说那是留给子女们的念想,岳母就再也没吭过声。

每逢节假日,我们便经常回去看望二老。说是看望,比鬼子进村还严重。临走时,二老总是要把我们稀奇的东西往轿车的后备厢里放,土鸡、土鸡蛋、腊肉、火腿、蔬菜、瓜果……都是城里缺少的。

当轿车缓缓启动,载着满满一车的乡愁离去,我们永远忘不了的,是二老在后视镜里依依不舍相送的目光。

常华敏,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大理州人大常委会,著有散文集《逝水留香》、随笔集《心灵的灯盏》、散文诗集《仰望高原》。

纯粹的情义(组诗)

□ 石蕉·扎史农布

纯粹的情义

太阳落山之后,黑夜点亮了月亮
点亮了寺庙,庙里昼夜长明的酥油灯
我在一群蜀葵花的旁边,和花一样
举着破空而出的星群,仿佛举起土壤
此时山形很远,水声却很近
天地空荡荡的,正如放下自己的我
没有昂贵的假相,没有贪欲和杂念
山一样只有形状,水一样只有声音
我很轻松,具备完满的肉体和灵魂
我只有一个念头,觉得应该赞美自己
虔诚向自己祈祷,祈愿自己真实如花
如泥塑的佛像,无论是站立还是端坐
都能无情无义,都能有情有义

山大海大的雪

雪下得大点更好,接近土地时
水声亮亮的,仿佛天空都落到地上
盖住大地,垒起白茫茫的海洋

下雪之前的梦里,我在找掉落的星星
打算拾起满地的星空,交还给天空
但我只找到了大地,本属于大地的暗沉

高原的十二月是冬季,一如其他月份
我在冬季里活着,想象自己是雪人
堆起头上的雪脚下的冰,全身的水

我的灵魂着了火,被囚在冰冷的躯壳里
像被乌云包裹的月亮,石头一样无光
微风一样无形,无色无味如同雪天

我应该有所期许:站起来大步行走
张开嘴歌唱,歌颂并诅咒迟来的大雪
要么堆叠如山,要么化成比海还大的水

下雪的春天

河水发出声音的时候,春天来了
桃花在树梢响起,用一阵风敲开雪山
扬起去年沉淀下来的雪花,从地上
向着天空,下起了一场雪

此刻,我在宇宙中心的边地
在其他的时间里,在雪地的下面
张大一双木窗里的眼睛,像草木一样萌发生长,以人的形式放生自己

我不该孤独,像没有呼应的石头
我应该呼唤你,喊出我被驯服的野心
喊出浩浩荡荡的阳光,从最近的千里之外

从风可以抵达的山外,抵达山里的明永

那时,我希望自己是一棵桃树
在活蹦乱跳的季节,跟着过往的风舞蹈
在你必然经过的地方,席地而坐
像一只好动的鸟,跳来跳去

你会看见我头上的白云,我脚下的泥土
你会描述,把我说成一场下雪的春天

重获自己

我应该重新结识我,月光里面的雪山
一具古老的生命,生来鲜活的骨肉
我出生在马背上,历代祖父驰骋的血脉
响亮的马铃声,金光闪闪的马鞍

我是一支沸腾的利箭,是游荡在荒野的牦牛
是一堆破土而出的青稞田,茁壮如海的雪山
我在河岸启程,奔赴崇山峻岭之外
带着充盈的悦意,应允一切的自然然而

我曾被人夺走自己,被许多的居心不良纠缠
结实的滔天洪水,裹挟着死水使我窒息
在我的噩梦深处,开朗的恶魔盛装打扮
躲在明亮的善于交际的后面,对我恶语相向

幸亏我天生蕴含热烈,满地有名有姓的草木
全身刻满经文的石头,宛若纯粹的河流
我仍然保有伟大的童年,春花和明亮的秋月
早在三十年前的源头没有干涸,没有枯萎

我要埋下种子,期望全部的植物开花结果
我要歌唱并且舞蹈,恭迎阳光普照
像一丝不挂的雕塑,像表里如一的风雨
像根深蒂固的树,在深秋高举赤裸的果实

石蕉·扎史农布,云南迪庆人,藏族,生于1986年,作品散见于《当代·诗歌》《青年作家》《西藏文学》《边疆文学》《滇池》《诗选刊》等刊物,曾获《扬子江诗刊》“歌行扬子江”全国主题诗歌大赛优秀奖。